道德真經傳

道德真經傳卷之三

吳郡陸希聲傳

【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為而无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无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失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傳】上德合道不以德稱无以而為故有常德下德失道而同於德有以而為故无常德上德之用法乎自然故无以為而无為也下德之用法乎无為故有以為而為之也夫仁者兼愛皆有為而為能无以仁為功者上也義者禁非亦有為而

為能有以義爲利者上也何則若以仁爲功則滯於爲仁矣若不以義爲利則狥於非義矣夫禮之上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至於陳玉帛尚往來斯禮之末節也今禮敬於人人未之荅彼誠失禮之微者我乃艴然變色奮肱而引之則失禮復甚於彼矣夫禮所以防爭失之於末則反以起爭斯乃世俗之常情不達禮之大本故也老氏舉其失禮之甚譏其起爭之由將使人反禮之本復歸於太一者耳記曰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禮人而不荅則反其敬故克已復禮而不尤於人易曰謙以制禮又曰謙德之柄苟能執謙之柄復禮之始則指撝而无不利安有攘仍之失哉且上德无爲自然合道失於上德法乎无爲故曰失道而後德耳夫法乎无爲德業

著矣有為而為仁功見矣裁而利之上義明矣制而防之上
禮立矣故曰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夫失
於彼者得於此此天下之常理也故忠信之質衰於中而禍
亂之機兆則制禮以防其亂故禮居亂之首大道之華發於
外而愚昧之情或則崇智以導其愚故智為愚之始也前識
者智也智為先見之明而照於未形之理者也然則仁義禮
智皆聖人適時之用所以與世汙隆隨時升降者耳故執古
御今則以道德為之本禮智為之末化今復古則以禮制為
其始道德為其終所謂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為者也夫麴
糵為酒非以為禍而酒之流禍生焉仁義禮智非以為亂而
治之弊亂至焉惑者不知利欲之為亂乃欲歸罪聖智因謂

絶而棄之則可以復於上古之治一何過哉一何過哉故曰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薄之日非愚則誣在於尋流還源去末歸本正禮義以反仁德用有名而體无名則自然之道不遠而復矣所謂大丈夫者且將斷此而不凝安處于道德之本不滯于禮智之末者耳何為其然乎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弊將若何故去彼華薄取此厚實斯乃執古御今之深旨也於乎禮亦有之祭天一獻貴質也器用陶匏貴素也明酒之用而元酒之尚莞簟之安而藁秸之設皆貴本也安可忽之哉

經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无

以清將恐裂地无以寧將恐廢神无以靈將恐歇谷无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无以貞而貴高將恐蹷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也非乎故致數輿无輿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傳天一者道之子物之始也能抱其子復其始則萬物莫不遂其生之理矣雖天道之與神明地道之與山谷莫不得一之故而能清寧靈盈耳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故侯王得之則為天下貞所以致之其道一也然惟其致之不可恃之故戒其无以此為也苟恃其清靈寧盈則必將裂廢歇竭矣於乎萬物恃其生天理必滅侯王恃其貞貴高必蹷特加貴高之言將戒侯王之深旨也亦既戒之又演之曰其所以得貴

為王侯必以賤者為根本也其所以高居大位必以下民為基址也至於孤寡不穀皆下賤之稱也而侯王以此自稱者此以下賤為本之謂也窮極其致何以明之夫士農工商具於民然後有國焉輪輳箱軸備於用然後有輿焉今指輿而數之則皆輪輳箱軸耳不見有輿也指國而數之則皆士農工商耳不見有國也然則士農工商國之賤下者也國之所以存以賤下為本耳故侯王當以貴自戒不欲琭琭然如玉之貴異當以賤下為本故宜珞珞然如石之凡賤也

經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

傳 夫權也者以反為動而合於正者也實也者以弱為用而制於强者也天下之物皆生于有形有形之物必生于无形

天下之事皆生於有兆有兆之事必生於无兆故知反之為動必生於弱之為用則動微之幾必生於靜冥之理然則幾生於理終歸於理權生於實終反於實此皆道之通變覆却相濟者也

經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忘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无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傳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也者通乎形外者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也者止乎形內者也上士知微知彰通乎形外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中士在微彰之際處道器之間故聞道

而疑信相半故若存若亡下士知彰而不知微止乎形內故
聞道則大笑之不惟笑之且將非之矣夫道也者微妙元通
深不可識茍不為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為真精之道矣然
則為下士所非笑者豈不以立言有云乎夫體道者與日月
合其貞明而其光不耀斯明道若昧也與天地合其易簡而
其用不可為典要斯夷道若纇也與四時合其運行而其動
必反於元妙斯進道若退也常處卑下而終不可渝斯上德
若谷也常居溷濁而終不可涅斯大白若辱也衣被天下而
不有其仁斯廣德若不足也生畜萬物而不顯其功斯建德
若偷也復其性以御其情斯質真若渝也正乎內而行乎外
斯大方无隅也以若拙之匠陶甄天下而不為近功斯大器

晚成也以不言之教鼓動萬物而不事小說斯大音希聲也

事无事莫覩其用斯大象无形也為无為莫識其體斯道隱

无名也夫惟善濟貸于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生

成而不知其德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

經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負陰而抱陽冲炁以為和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自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

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

父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无有入於无間吾是以知无

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傳 夫真精之體生妙物之用炁形既具萬物生焉夫陰陽相

交而為冲炁冲炁運化而成萬物然萬物之生也莫不背陰

而向陽冲炁行其中所以和順其生理也聖人立教之指必
原夫天地之道窮萬物之理然後知人之生也亦以冲炁為
主焉何以明之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其始有精
爽謂之魂魄者陰也魂者陽也陰陽化淳而冲和之氣行乎
其間所以成形神也故冲和之氣全則神與形相得神與形
相得則為生冲和之氣散則神與形相離神與形相離則為
死死者不可復生散者不可復全故必能養其浩然之炁然
後可以合於自然之道易不云乎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也者
蓋聖人之所重也聖人之所以重其生者何將以行道也道
也者域中之所尊也雖大包天地細入毫芒要而言之在於
身心而已是以為道之人務治身心之要治身心之要在慮

衆人之所惡然則孤寡不穀皆衆人之所惡而王公自以為稱者將以損身心之強梁而求益於道德者也在易損之為善莫善於懲忿窒慾懲忿窒慾則其心日明其心日明則可以益於理矣為益之美莫美於遷善改過遷善改過則其身日正其身日正則可以損其事矣所謂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也夫人之所以教教人日益我亦教人教人日損故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也夫道以柔弱為用不與物爭故物莫能與之爭所謂不損益之者也強梁者以暴害物物亦害之故不得盡其生理所謂莫益之或擊之也吾知彼強梁為萬物所惡故以此柔弱為衆教之父何以明之夫水以至柔為用而穿於石之至堅炁以无形為體而入於物之无間

是知有為之教本於事以剛健為主无為之教本於理以柔順為先吾見水之攻至堅炁之入无間是以知无為之有益有為之有損也夫行多言之教滯有為之事則有為之有損也行不言之教通无為之理則无為之有益也多言之教有為之損舉天下皆是也不言之教无為之益則天下希及之於乎知我者希則我者貴信矣

經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傳 夫名者立身之表也有其實則身見尊於當時名亦揚於後世苟以矯激為之不足施於事實則名為聞人身必棄於有道矣貨者發身之資也得所用則身以好施見重貨不為

已而積苟以貪冒得之不能散於仁恵則貨雖滿堂身必薄於有德矣得竊名黷貨之譏而亡其修身約已之道二者孰為病乎故甚愛名者必生偽則大傷其實矣多藏貨者必招盜則厚失其資矣故知足則不貪貨知止則不貪名不貪貨則不辱不貪名則不殆夫惟如此則其名可以長有其貨可以久守矣

經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傳 夫聖人道濟天下而猶慮一物不得其所則成衆務而不弊矣德充四海而不敢介然自矜於懷則應萬機而不窮矣行至易之道而不徑庭因自成之器而不離鍇陳至當之理

而不文飾夫如此則物遂其性人盡其能天下之事不勞而自定矣究其所以然者皆自然而勝耳猶躁作者勝祈寒靜正者勝祁暑非有心於寒暑而寒暑不能侵之故我无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天下之動貞夫一故清靜可以為天下正也

經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无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傳 夫天下有道之世天子則守在四夷諸侯則守在隣國雖有甲兵无所用雖有健馬无所乘百姓順其教化復於農桑闢污萊以藝樹糞田疇而播殖故民咸安其土而敦其親矣天下无道之時天子則外攘四夷諸侯則外侵鄰國故兵甲

動於境內戎馬馳於四郊百姓困於力役失其本業桑梓畫於樵薪荆棘生於隴畝民咸去其鄉而叛其君矣於乎无道之毒痛天下原其所以其惡有三心見可欲非理而求故罪莫大焉求而不已必害於人故禍莫大焉欲而必得其心愈熾故咎莫重焉然自非聖人不能无欲欲則不能无求求而不知足禍之甚者也於是未有多求而多得之者故求而知足者其求必寡則易供故其求常足矣

經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傳天聖人之為治也必推其身心以及於天下故當食而思天下之飢當衣而思天下之寒愛其親以及天下之老愛其

子以及天下之幼夫如此不俟出戶而天下可知矣夫聖人之治也必反諸身心以合於天道故已好生則知天道之生萬物也已成務則知天道之成四時也已樂善則知天道之與善人也天以懸象示其道聖人亦已身心合於道又安用窺牖而見天道哉夫不能反推於身心而覓覓然自以治天下為已任勞其神苦其形孜孜矻矻有為于天下之事者吾見其不能為治矣何者夫天下之事一日萬機不能秉要執本而務治其末則形神勞矣夫神大勞則竭形大勞則弊形神俱勞則危殆及之矣徒勤勞於末流竟不得其萬一是以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故記曰欲治天下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治其家欲治其家先治其身欲治其身先治其心欲治其

心先誠其意故君子不誠无物皆反推於身心之謂也夫不行天下而能察知人情不見天象而能名命天道則不為勤勞之事而能成乎至治反推身心故也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又曰无為而治者其舜也歟此之謂也

經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无為而无不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傳 夫為學者博聞多識以通於理故日益為道者秉要執本以簡於事故日損夫理明則事定故學之日益實資道之日損也夫濁于亂政靜之可以徐清故損之在漸不可頓去則損之又損之也安於弊俗動之可以徐生故損之至乎无為則能無不為矣夫有為者緣人情而作之法制故有事有事

則民勞民勞則叛之无為者因物性而輔之自然故无事无事則民逸民逸則歸之夫聖人之心常慮一物失其所將欲救弊亂之要在于取天下人之心取天下人之心在使其自來歸之耳故為无為事无事俗化清静民皆樂推而不厭若有為有事政煩民勞則百姓望而畏之故不足以取天下人之心也

經 聖人无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在天下惵惵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傳 聖人體道无為物感則應應其所感故无常心然百姓之心常欲安其生而遂其性聖人常使人人得其所欲豈非以

百姓心為心手皆百姓有好善之心聖人亦應之以好善其本善者吾因以善輔之苟有不善之心吾亦因而善待之使感吾善亦化而為善則天下無不善百姓皆得所欲之善矣至於百姓有好信之者吾亦以此化之則百姓皆得所欲之信而天下无不信矣故聖人在天下慄慄然應於物感未嘗少息而其心渾然與天下為一未嘗自有所為故仲尼之所絶者有四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以能无可无不可无為无不為故百姓皆注其耳目於聖人若嬰兒之仰慈母聖人視之惟恐其傷也

經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

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傳天生必有死理之常也達生死之理則能安其常苟違其常則越於生理越於生理則陷於死地必矣然則知生有常理不違理以存其生者十中有三人耳知死亦常理不違理以避其死者十中亦三人耳若乃愛其生違理而存之則反失惡其死違理而避之則反得者亦如之何為其然求生之厚越於生理是以動而乖常則之於死地故善攝生者則不然知生有常理則守道抱德而不厚其生知死亦常理則樂天知命而不憂其死生死不能動其心患難不能奪其志則陸行遇摯獸而不驚入軍冒白刃而不懼雖處患難與不遇

同何以致其然耶有心害物物亦害之有信及物物亦信之

我无心害物故兕虎无所投其爪角有信及人故甲兵无所

容其鋒刃是知生理不存于中則死地不見於前仲尼曰忠

信則水火可蹈蓋近之矣

經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

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元德

傳 夫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其所由生者道也其

所以畜者德也形其材者事也成其用者勢也萬物以能生

故尊道以能畜故貴德道德以生畜之故自然為萬物所仰

豈有授之爵位而後見尊貴哉然道者真精之體德者妙物

之用體可以兼用用不可以兼體道可以兼德德不可以兼

道故稟其精謂之生含其炁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

謂之育權其成謂之亭量其用謂之毒保其和謂之養護其

傷謂之覆此之謂大道既生之而不執有既為之而不矜恃

既長之而不宰制此之謂元德營魄章言人同於道德令此

章言道德同於人是以其辭同而其理通也

經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

其母殁身不殆

傳天下萬物固有所始始天下者其惟无名乎天下萬物固

有所生生萬物者其惟有名乎然則无名為天下之始有名

為萬物之母夫无名有名存乎體用用因體生故復以无名

為有名之母也故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即道生一也夫一為道之子道為一之母道謂真精之體一謂妙物之用既得其體以知其用既得其用復守其體體用冥一應感不窮然後可以无為而治故能殁身不殆也

經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復歸其明无遺身殃是謂襲常

傳 兌者嗜慾之所生也門者云為之所由也以性正情則嗜慾之原塞矣以理正事則云為之路閑矣夫如此然後可以无為无不為故終身不復勞也閑其源而弗塞則長其嗜欲之情通其路而弗閑則濟其云為之事如此則形神俱勞終身不可救矣知塞兌閉門之術是見於微小也挫嗜慾之銳

解云為之紛是守其柔弱也守柔弱則物不能加可謂强矣見微小則事不能昏可謂明矣明者内景謂體也光者外照謂用也出應於事反歸於理是以用歸體故曰用其光復歸其明也以用歸體則與道合道用柔弱嗜慾不生故能馳騁云為而不為萬物所害若嗜慾不除强梁於事事傾則害理是自貽其災殃故能以見微守柔為用即是客用真常也

經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饜飲食資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傳老氏言若吾覺然略无知道之心始欲希于當世則惟所行之為務務其茍合於當世也使我介然微有知常之明方

將行於大道則惟所施而是畏畏其不合於大道也夫大道之云猶亨衢也亨衢平易无往不達以其大直不患小迂而世人欲速由於捷徑是以崎嶇迷惑不達所趨故聖人病之慎所施教畏其導民於邪路終不合於大道焉噫入其國其政教可知也觀朝闕甚修除墻宇甚雕峻則知其君好土木之功多嬉遊之娛矣觀田野甚荒蕪則知其君好力役奪民時矣觀倉廩甚空虛則知其君好末作廢本業矣觀衣服多文采則知其君好淫巧蠹女工矣觀佩帶皆利劍則知其君好醉飽忘民事矣觀資貨常有餘則知其君好聚斂困民財矣凡此數者皆盜用民力以為夸毗故謂之盜夸盜夸者非有道之治也然則盜用之云陰取之而民不知也所謂惟施

是畏其在此乎

經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傳 善建者以道鎮國本則深根固蔕而不可挺拔善抱者以德懷民心則无繩約而不可解脫夫如此則子孫享祚長久故祖宗祭祀无輟絕也故修道於身則其德用淳真修道於家則其德行有餘修道於鄉則其德敎久長修道於國則其德化豐大修道於天下則其德施周普故以治身之道反觀吾身心身心能體於道則德乃真矣以治家之道反觀吾家

人家人能睦於親則德有餘矣以治鄉之道反觀吾鄉黨鄉黨能信於友則德乃長矣以治國之道反觀吾國民國民能遂其生則德乃豐矣以治天下之道反觀吾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能无欲則德乃普矣吾何以知天下國家以及身心之然哉以此反觀之乃知耳易曰觀我生觀民也其是之謂乎

經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炁曰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傳 夫至人性含淳厚情无嗜欲泊然未兆有如赤子赤子者无心害物物亦无心害之故蜂蠆虺蛇經之而不螫攫鳥

猛獸遇之而不搏攫雖筋骨至弱而拳握甚固雖情慾未萌而陽德自作雖終日啼呼而聲无嘶嗄皆以純精不散和氣常存故能至此耳至人之德神矣又何以異於此乎故能知嬰兒之和柔而法之乃德之常也能知和柔為常德而用之乃心之明也夫生為常理德之大也能順常理福之首也苟厚其生而益其福既失常理必致凶災故益生曰祥也志能動氣氣能動志以心任氣氣盛心強故心使氣曰強也夫物之壯者必至於老心之強者必至於暴道以柔弱為用故強壯者謂之不道知其不道則可早已易曰不遠復无祇悔此之謂也

經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

同其塵是謂元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傳 知道者以心而不以辯譚道者以辯而不以心故大丈夫去彼辯說取其心悟塞其嗜慾之端閉其云為之路挫俗情之鋒銳解世故之紛紏上和光而不皦下同塵而不昧是謂微妙元通與物大同者也上交於道而不諂故不可得而親瞻下交於器而不瀆故亦不可得而踈隔澹泊无欲故不可得而利誘卑順不爭故亦不可得而陷害處上而不重故不可得而貴寵處卑而不汙故不可得而鄙賤道德自尊非人使然此所以為天下之至貴

經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

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智慧邪事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无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樸

傳夫正名則不濫可以治國矣奇謀則不窮可以用兵矣二者纔足救患而已非可久可大者也將欲可久可大者莫過於取天下之心夫惟取天下之心莫過於无事及其有事則不足以取天下之心矣吾何以知其如此哉夫天下有事則多其禁忌避諱將以治萬民也萬民以其有事不得安其業故彌貧百姓有欲則多其利用器具將以助國家也而國家以其有欲不得靜其治故滋昏民多智慧欲以防狡猾狡猾益有以欺之故邪事滋起法令滋彰欲以防姦宄姦宄愈得

以取之故盜賊多有此皆不塞其源而務壅其流故其弊愈益而不可止既此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人之心是知惟无事者則可以取天下之心矣故老氏舉聖人之言云者以示不敢自專其所舉之言蓋三墳之文也老氏為周柱下史遍覩上世之遺書故舉其言以證其必然耳傳序云彌綸黃帝蓋此類也我无為則人遂其生故其俗自化我无事則民復其業故其家自富我好靜則人保天真之性故其事自正我无欲則人絕夸企之情故其質自樸苟有事有欲而望致民於富壽之域吾未見其可也

經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无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迷其日固

以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傳夫有道之君悶悶然以寬大含容為政民皆樂其生而遂
其性故淳淳然歸於樸厚无德之君察察然以聰明苛急為
政民皆失其業而喪其本故缺缺然至於凋弊則悶悶之政
世人為之慢政而其民實樂察察之政世人謂之能政而其
民實弊亦猶世之所謂禍者莫不畏惡之以其畏惡之則福
立其中矣世之所謂福者莫不喜好之以其喜好之則禍藏
其閒矣雖禍福相因莫知所極考其善惡豈无正耶夫政寬
民淳可謂正道禍中生福可謂善訓而世人之迷其日固久
知正道而不遵反為奇衺聞善訓而不信復為妖孽斯至人
之所歎也是以聖人以大方為德而无所割正以至廉為行

而无所虧傷以大直為心而无所肆訐以天光為用而无所炫曜此所謂悶悶之政豈同於察察之治乎

道德真經傳卷之三

道德眞經傳卷之四

吳郡陸希聲傳

【經】治民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无不克无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傳】夫治民事天之要莫如於嗇嗇也者儉約之至也嗇於事則素約於理則質質以事天則天降休祐所謂誠則能著也素以治民則民躋富壽所謂儉則能廣也夫惟能守質素則速反淳德是以早復也早復者斲雕成樸化澆為淳是謂重積常德重積常德則可以有為故无所不克无所不克則可以无為故莫知終極莫知終極則没身不殆故可以有國者也有國者所以治民事天之本皆在於嗇故嗇為有國之母

焉能守有國之母則其道可長其德可久以為國本則根深而不可拔柢固而不可掘以為國命則生長而不夭絕視久而不昏憒

經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傳 夫治萬乘之國若烹膚寸之鮮雖調其水火要在不撓之撓之則魚傷魚傷則糜爛於鼎矣以道莅天下亦若是已雖和其政教要在不擾之擾之則民傷民傷則潰亂於國矣然則聖人之治天下其要在於不傷人如此則鬼神皆感聖德亦不敢傷於人今舉以道莅天下乃言其鬼不神者夫利物

於明者莫如聖害物於幽者莫如鬼故舉其極揔而求其反合所以究幽明之故也在易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此之謂也夫不傷之德自聖人始今先言其鬼不神蓋欲反歸於聖人耳夫鬼以害物為神今所以不能害物者以明神之不傷人故鬼不能為神所以不傷人者以聖人不傷人故也夫聖人不傷人故鬼神亦不傷人今既先舉鬼神不傷人故反言聖人亦不傷人夫聖人者豈惟致鬼神不傷人亦使人不傷鬼神人神相依而不相傷則幽明之感皆歸德於聖人故曰德交歸焉

經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

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傳大國者衆國之所歸下流者衆流之所會衆流之所會故為天下之交衆國之所歸故為天下之牝牝之為言以卑靜而為衆牡所悅者也夫牝之所以常勝於牡者非以其柔且靜復能為物之下乎然則雌靜卑下之術果可以勝躁動強梁者也故大國之君得此術則取小國小國之君得此術則取大國大國下小國是道之動故曰或下以取小國下大國是道之用故曰或下而取大國之意不過欲兼畜小國以成其大小國之意不過欲入事大國以存其小將使小大各得其所願則大國之君宜先下小國小國之君必欣然而入於

大國夫如此則真所謂天下之交牝矣夫小國而下大國不過自全而已大國以下小國則天下歸之是以大國宜先下也

經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傳 道者廣大包容故為萬物之淵奧善人得道之用若懷其寶不善人賴道以全故為所保護夫美其言者可以市於衆尊其行者可以加於人況道之微妙无與无所不可善人得以為寶不善人得其所保如之何善則貴之不善則棄之也

老氏以至慈為心故舉而歎之夫不善之人何棄之有乎所以立天子置三公正以教不善者耳若善則貴之不善則棄之則不善之人无復遷於自新之善長見棄於世矣又安用天子三公之教化哉由是言之雖奉其合拱之璧先以駟馬之乘徒邅邅而求賢才不如安坐而進於此道也然則自古及今所以貴此道者何哉不日求之必可得有罪可以免耶何為其然夫道在近而人求諸遠則不可得矣故求道不遠在知其反能反諸身心則求而斯得矣豈非求之必可得乎然人之所以多罪惡者以不知道也苟能知道之體得道之用則解紛挫銳攻堅勝强而人莫與爭物莫能害豈非有罪可以免乎故記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自非若

此之善又安足以為天下之至貴哉

經 為无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傳 天體道之士微妙元通應世之為而本無為應時之事而本无事應物之味而本无味其體雖大而樸甚小其用雖多而要甚少其術在於澹泊清靜不為萬物所撓耳夫惟如此則无欲无欲則無私矣夫恩者私之所畜怨者恩之所萌惟聖人能无私无私故无私恩无私恩故无私怨衆人則不然以其有私故有恩怨然則天下有怨聖人以德德之人之不善聖人以善善之故民用和睦而上下无怨矣以德報怨此之謂乎記所謂寬身之仁者蓋以衆人言之耳仲尼曰行滿天下无怨惡曾謂聖人而有怨於物者乎

經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无難矣

傳　夫樞機之發天下之至易也及其動天地天下之至難也誠明之至天下之至細也及其致悠久天下之至大也故欲動天地者必以慎言為要將致悠久者必以致曲為本秉要執本而天下之理得矣皆始於易者小者而成乎難者大者是以聖人終不為大而能成其大也夫輕於然諾者必寡於期信由始多容易則終多艱難故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與其言浮於行不若行浮於言如此者雖聖人猶難之而況於衆人乎夫惟其始不易是以其終无難故始不輕諾則終

不寡信必然之理可不勉乎

經 其安易持其兆未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傳 天下尚安則易持其盈家國已危則難定其傾姦心未兆則易謀消滅惡狀已形則難圖泯絕孽芽尚脆則其患易破枝幹既成則其禍難挫悔吝尚微則其憂易散凶咎既彰則其孽難逭故聖人為之於未有則其惡不萌治之於未亂則其害不生是以聖人之治无知无欲見其機慎其微使百姓日用而不知若不豫為之防早為之治其猶植木始於毫末足可搔而絕及其合抱以至於不可伐築臺起於累土足可

蹷而圮及其九層以至於不可毀遠始於足下足可踵而旋及其千里以至於不可還易曰履霜堅氷至此之謂也

【經】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无為故无敗无執故无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傳】夫位者聖人之大寶國者天下之神器神器者不可取而為之取而為之者必敗大寶者不可執而有之執而有之者必失故聖人之享天下也樂推而不厭故无所取為无所取為故无收聖人之據大寶也功成而不居故无所執有无所執有故无失凡民之情則好於有為有為則多事多事故有

敗故其從事於世也常於垂成而敗之何為其然不慎其始故也苟能慎其始慮其終則莫若於少欲少欲則少事少事則无敗以其慎之於始則能終無敗事本其慎始之心故使慎終如始所以兩舉敗與无敗者以明凡聖之相遠然則衆人之所欲者貨色也所不欲者清靜也聖人則欲其所不欲是以不貴難得之貨衆人之所學者事跡也所不學者无為也聖人則學其所不學所以反衆人之所過厚其所以然者將以輔萬物之自然耳故不敢為不敢執是以能无敗无失也

經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理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加

楷式是謂元德元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傳】夫古之善為道以治天下者非以發民聰明使益其巧智也將以塗民耳目使反於愚拙也是何也夫明之所以難治者以其多智也若又發其聰明則智益多而巧愈甚故所務塞其兌閉其門使无知无欲而已苟發其聰明則姦詐漸作姦詐既作則必為法令以禁制之法出而姦愈生令下而詐愈起以至刑罰不足畏其意殺戮不能服其心於是乎天下大亂此民以智知國之賊害也苟能塗其耳目則姦偽不生而亂賊不作民躋富壽之域斯乃天下之福此民不智知國之福善也能知民以智知國之為賊則絀聰明以愚之能知民不以智知國之為福則敦樸厚以鎮之是乃楷古之法式

能知稽古之法式則是元妙之常德常德深遠與物俱反然
後天下各復其性以至於大順矣

經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傳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為德卑以自牧故江海以謙為德而為百谷所歸往聖人以謙為德故為天下所先上聖人豈欲先上哉天下樂推而不厭耳所以言欲先上者舉聖人以觀衆人耳然則聖人之慮先上者豈爭而得之耶書曰汝惟

不爭故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矜故天下莫與汝爭功此之謂也

[經]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寳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傳]天下皆以老氏道德廣大不顯明智似乎不肖之人老氏自以為惟我道至大故能似彼不肖若使人世以為肖則吾道之細也久矣又安得稱為大哉傳所謂甯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蓋近之矣然吾道雖似不肖而其所實可三保

而持之可以為治則慈與儉不敢為天下先是矣夫慈愍於物者必能勇於拯救所謂仁者必有勇也儉約於用者必能廣於振施所謂節用而愛人也不敢先於天下則必能成器用之長所謂用九見群龍無首吉也今世之所謂肖者則不然捨其慈愍而苟為勇義以陷物則過涉滅頂矣捨其儉約而苟為廣施以費用則傷財害民矣捨所以後其身而苟欲先於天下則犯上作亂矣夫如此者皆不合於道自取滅亡者也然此三寶最以慈為貴夫慈於物則憂愛之矣愛人者人亦愛之憂人者人亦憂之人愛之則助之故以陣則行列自正人愛之則保之故以守則城池自固是知天將救斯人也必以慈愛賦之人有慈愛則陣必正守必固是以慈愛為

衛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此之謂也天將棄斯人也則必以凶德厚之人有凶德則陣必亂守必亡是以凶德為蹶也語曰天厚其惡惡厚將崩此之謂也

經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傳善治士卒者慈以愛人不先犯物故不為剛武善於戰鬪者唱而後應不好淩敵故不至感怒善於勝敵者不以利動因勢而取故不為先舉善於用人者卑身損已與下者齒故常為之下用師則以和而克故為不爭之德使民則悅以犯難故為用人之力如此者所謂天道自然其間无巧乃可以克配上帝乃古者之至極

經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无行攘无臂執无兵仍无敵禍莫大於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傳老氏痛當世用兵以好殺為本故舉古之軍志以明不得已之徵夫用師之法為主者以起戎為謀為客者以應敵是務進雖少漸近於殺退雖多轉近於生故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猶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也故將前趾於順行則若无行可列將奮臂而先登則若無臂可奮將操其兵則若无兵將引其敵則若無敵常以慈愛為本不樂殺人人感其慈愛爭為之用若手之救頭若子之救父卒至无敵於天下夫无敵於天下者是戰而勝也戰而勝者必多

殺人多殺人者莫大之禍夫如此則近於殺吾所愛之慈矣既多殺人不慈甚矣而曰幾亡吾寶者何也我本以慈愛不樂殺人不得已而至无敵非吾志也既非本志則為喪矣猶未大失故曰幾亡由此言之則舉兵相加若勝負未定者能愛其民則必全其勝矣何者夫愛其民者必哀其死民知君之哀民之死必反哀君之亡故相率用命以致其勝始以愛民為本終以哀死致勝故曰哀者勝焉

經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无知是以不吾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傳 老氏言吾所言之必有物故甚易行而天下之人昏於欲

故莫之能行然吾所行之事必有君君謂理也夫惟天下之人无能知此者是以不知我也若夫微妙元通深不可識則知我者希矣夫惟人所不識而我獨能有之則在我者貴矣是以聖人被褐以晦其外懷玉以貞其內經所謂質真若渝此之謂也

經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傳 明白四達者其知病矣夫惟能病其所病是以其病不能病聖人所以不為知所病者以其能病其知之病是以其知不能病也

經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无狎其所居无厭其所生夫惟不厭

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傳易曰小人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故曰屨校滅趾无咎小人以小惡為无損而弗去故惡積不可掩罪大不可解故曰荷校滅耳凶此民不畏威則大威至之謂也夫小人之所以不畏威而弗去惡者心之過也大威至而不可解者身之禍也聖人則不然知其心所以去其過愛其身所以畏其禍故能養其生而全其形矣夫心者神之所常居也无以嗜欲褻之則不狎矣神者形之所以生也无以多事勞之則不厭矣夫惟人不厭神是以神不厭人則所謂知其心有過則去之不自見能養其生也自愛其身有禍則畏之不自貴能全其形也若貴能全其形若見能養

其生是致民以非道養生非理全形矣故去彼見貴取此知愛

經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傳勇於果敢殺之道也勇於不果敢生之道也此兩者俱勇而所施各異勇於敢則害物之命勇於不敢則利物之生然則天之所惡其勇敢乎其強梁乎勇敢者殺物強梁者殺已誰知天惡勇敢強梁者之故能以巽順柔弱為用乎書曰高明柔克故天以柔弱為德也何以明之天不與萬物爭而萬物自伏此善勝也不與百姓言而百姓自信此善應也不與

四時期而四時自至此自來也雖有三德不為物先然而垂象見吉凶知之於未兆福善禍淫不差毫髮可謂善謀者矣故天之禁網雖恢恢然踈緩而反道敗德者未嘗失之書曰為善天降之百祥為不善天降之百殃此之謂也

經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傳 天下之民常為利欲所陷雖之於死而猶不止如之何當世之君作為嚴刑酷法趨欲以死懼之哉若使民常懼死吾得奇邪者殺戮之則人當誰敢更為奇者令雖得殺之而為者不已則知民不畏死亦已明矣然則作為嚴刑酷法既不

可以威衆則天下有罪者宜付之於至當故聖人法天明威以制五刑主至當之刑謂之司殺者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故刑期無刑惟刑之恤若世主不使司殺者以至當之理議讞罪人而苟任其情自專殺戮是猶代大匠斲樸矣夫不善於斲而苟以代人則必斷斤折指而功用不就則所謂希有不傷其手者矣故管仲曰人君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故人君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无代馬走无代鳥飛此之謂也

〔經〕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无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傳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後世什一而稅亦天下之中也今之在上取民食稅之多則民不得不飢矣古之在上者无為无欲是以其民少事各遂其性今也其上有為有欲是以其民多事不得安其生故至於難以致治也民之生也蓋有常理不可厚也苟厚其生必過於理過理生生必得其死是以輕至於死由於生生夫惟无以其生為生者是以外其身而身存也外其身而身存則賢於貴其生者遠矣

經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彊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彊大處下柔弱處上

傳天生則柔弱死則堅彊人與萬物同歸於此是以聖人守

柔弱惡堅彊故兵彊於衆則諸侯共加其國矣木彊於榦則枝葉共生其上矣故彊榦大本常處於下柔條弱枝常處於上木猶如此況於人乎況於國乎

經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而奉於天下其惟有道者乎是以聖人為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傳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主昇陰主降陽昇極天則降陰降極地則昇此則抑高舉下蓋張弓之象也天道盈虛一章七閏損日之有餘補月之不足人道則不然損其不足之民而奉有餘之君孰能法天之道以為人損已之有餘以奉

天下之不足其惟有道之士乎在易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為本也是以聖人能為之而不恃其事能成功而不居其所以其不欲見賢於人故天下謂之似不肖皆損有餘奉不足之旨也

經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勝其无以易之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故正言若反

傳 天溜之細可以穿石是用其柔弱无物可以易之則知柔弱勝剛彊其理明矣天下莫不明知其如此而莫能効而行之故老氏舉聖人之言以勸之蓋亦三墳之遺文也能受國之垢汙乃可為社稷之主能受國之不善乃可為天下之王

斯言甚正而觀之若反傳曰山澤納汙國君含垢蓋近之矣

經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徹（徹與轍同）天道无親常與善人

傳 夫上下相親民則无怨民之不親大怨作矣雖能和之其傷不復既有餘怨安足以為善哉必也使无怨乎古者結繩為約而民不欺破木為契而民不違何者聖人无常心以百姓為心故聖人之心與百姓心猶左右契耳契來則合而不責於人故上下相親怨用不作後世不能執左契以應物而守常徹以軌民用此求和必有餘怨是以有德之君則司心契以无怨斯得善矣无德之君則司徹跡以和怨安足以為善乎夫天道无所私惟善人是與猶聖人執左契惟以與物

為心也

【經】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无所乘之雖有甲兵无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傳】夫小國寡民勢不足以自存者使有道莅之猶能使民雖有什伯之器終不用之於戎事故民樂其生而重其死安乎土而不轉徙不遠交以求援故雖有舟輿无所乘不近攻以取利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上下相安幽明不欺使民復結繩之約用之而不違嗜欲甚寡故甘其糲食美其儉服征稅甚薄故安其常居興其淳俗與國比鄰相望於遠近雞鳴犬吠

相聞於都鄙如此其密邇也然而无欲无求各得其所有以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者治之極也老氏所以陳道德之教其志於此乎

經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无積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傳 信實之言不必美者以其質也美好之言不必信者以其華也善於心者不必辯本乎樸也辯於口者不必善貴乎言也知其要者不必博少則得也博於事者不必知多則惑也聖人惟善是與而无私利故无所蘊積盡以善為人而已得善斯愈有也盡以利與人而已得利斯愈多也天之道春夏

生之畜之秋冬成之熟之是利而不害聖人之道順物之理
而不與物爭盖法天而然也

道德真經傳卷之四終